

太

函

集

太函集卷之五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三首

明故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孟諸戚公墓志銘

余自職方貳邦政簡記諸名將而綜核之慄者不堅
誕者不副律之軍志不愆則縻要以爲丈人爲司命
爲社稷之衛爲不二心之臣則戚少保其人當世無
兩少保文武具足顧折節而右吾文越在行間得片
言如右券居常纂乃考服孳孳以孝爲忠有開必先

余則有孝廉將軍傳會倭掠吳入浙辛酉寇台州少
保將所部兵九捷而平余則有台州平夷傳壬戌余
自閩監少保軍殲橫嶼遂截馬鼻搗牛田兵不留行
一月三捷旣飲至余則有平遠臺勒功銘于時同軟
而盟務戮力以紓閩難余請師再至島夷蕩平遂復
諸郡縣城堡癸亥新冠累萬厚集仙遊則出奇夜襲
之寇無噍類乃若焚山寇百壘覆海寇千艘功什冠
軍域中底定封鯨鯢相望余則有京觀碑余去閩少
保應召之 闕下期余吳會決筴而行余祖之三山
則有言贈壬申薊門大閱少保從譚襄敏在事余則

有燕山銘報命程功余則有特疏丙子少保始艾祝
以申呂余則有薦履篇驃騎罷鬼方歸而丘首余則
有志有銘少保罷南粵從間道入新都胥命弁山余
則有滄洲三會記同事二十五載先後累數萬言則
言言核矣胥子祚國布狀新都明公推輓先人賢于
兩大司馬無祿先人即世貌諸孤請 卹無從大司
馬輿櫬先後歸莫爲適主乃今疆場多事 上方求
舊念功儻藉寵靈幸得死所惟是墓門之石惟明公
特書竊惟疇昔之言雜而不越今茲之志庶乎信而
有徵余將概其顛末而損益之幸得藉手戚之先起

定遠具孝廉將軍傳中孝廉歷連帥入坐神機營母
閼太夫人故旌貞節則自大寧歸老孝廉乞終養
詔從之嘗遇異人叩息子狀異人豫以期日告戊子
閏朔胄子生斯爲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矣後五
年舉介子足當鴈行其後十有三祀將及期王太夫
人夢神人衣絳衣降于庭虎變而躍梱內是日日華
五色孝廉命之曰繼光其字元敬其號孟諸則余所
易也幼而好弄押闔多權奇孝廉從方士受大還錮
鼎烹求偶退火出丹室命少保主局少保進武火大
烹局戶自若既排戶入乃大驚孺子冒不測而櫻九

龍敗矣頃之覆鼎而出永皆成金躬覆試之百端不
歿孝廉歎曰鼎有實非孺子良惟予先世無罪實亡
非先世咎惟余無良孝廉以木毘貯硝棧中戒勿上
少保私舉火爲戲氣燄薰天孝廉厲聲詰之弗應跡
之則既然且燼園而燼入版者寸之三孝廉灑然異
之孺子得天侈矣始舞勺隆準方頤轂而鷹揚英氣
勃勃其中類晏平仲居然爲萬夫雄旣舞象折節爲
儒以經術著旣冠奉孝廉命上勲府襲世官待次司
馬門善相人者目逆之門左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
專征不五等則三孤布衣極矣孝廉持大節不問家

少保既孤家故不造內子出王萬戶累封一品夫人
少保襲歸日服事分部內子主中饋相與食貧常市
一魚三斲待飪朝進首午進尾少保虛口而行問有
餘曰亡矣則以孺在腹而陰自奉心嚙之暮以魚腹
羞少保色沮子枵腹以望吾腹甘苦可無同乎內子
謝曰妾佚君勞君良妾苦禮也乃心德內子方諸孟
光庚戌待試武闈匈奴大人部列城守簡材官戍九
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
六郡良家子入戍春秋少保任中軍從使者使者起
文學侍從嘖嘖諸偏裨中軍務輯衆心一軍皆服所

部急推轂進總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浙殘矣少保上練兵議其畧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于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露金穴括徒逋陳兵入疆邑人奮鈴棘禦之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慄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掎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

是名鴛鴦陣惡用鸞鶴爲哉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
請補浙東叅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睹旌旗
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語具台州平夷傳中時新兵
若發礮至如破竹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西行
既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夫已氏故睨督府逝將擠
而代之陰揣東南憤客戍苦軍興則扇甘言爲簧鼓
未及入閩先上封事請因兵求兵因糧求糧無庸徵
調內應者謹然爲口實夫夫無負神武師及使者彈
事不行各守官如故夫已氏既失筴無敢食言寇虐
益張兵食無措徒負長技擐弓躍馬當先一倭操利

刃迫之斷馬尾而免寇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山寇陸梁海寇盤踞廣叛兵乘亂出入眦若無人言者謂督府無制八閩亟解懸以希悔禍乃屬少保部兵八千往余爲監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將振旅余操壺漿逆之福清西樓余謂倭啗利如蠅旋撲旋集非一大創疇能息肩公歸未及稅車閩烽舉矣少保辟人耳語明公知余小子所由來乎督府之援以開府故亦將以謝羣言耳借一爲券寧慮什

全天意必欲完閩幸明公在八閩之事明公以獨身
肩之督府之重明公愈于開府願明公躬謁督府悉
陳往者之過計請兵請餉而西余小子眇然一夫願
從公殉國矣余三酹而三拜少保出百金劍二分佩
之誓而指天渝成言者不祀既入省會勒功平遠臺
少保既班師余上書所部願奉 詔旨請援于浙所
部皆不可閩方急無寧出護軍境外乎余爭之強今
且必往傳遽三宿聞寇入莆城所部發急足追余還
弗聽又三宿驛聞督府逮京師所部發急足追余還
弗聽既而大司馬趙公代督府乃發浙餉屬少保募

精兵萬人閩望援兵日幾幾如望時雨兵至寇畏飛
將軍如虎枕籍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蠲脇
從視首功居多語具京觀碑中不具載 先帝即位
虜陷石州東薄昌黎幾不守用廷臣議 召譚司馬
戚繼光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
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邊人望
風而靡戰將率朘軍費募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鵬
勦掩老羸爲功級既贖而賞有差割殯首以當雄飛
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
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

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
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
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
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
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
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聞
者發言盈庭司馬私語總戎吾舌敝矣如不入何第
捫勿談舍惟命總戎自言世受綦養敢不思效愚忠
用則腹心干城不則焉革無問舌矣既襄敏出就督
府 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筴者謂

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
視總理猶寓公無靡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
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即不易衙而練兵之議寢
矣矢言薊當肩膺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
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逋圯逋脩滋費
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畫地受工跨墻爲臺睥睨四
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餼糧具在
虜至則當睥以守退則畚休第力詘未能舉羸先築
千二百座薊人多木疆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
入穀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

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
軍容益莊總干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
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
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少保巡
工介弟爲植少舍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皙益
以壯麗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 縣官僅發十
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
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鞞爲
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陴火器先薄五百步
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距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

縱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
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筴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
轉輸首分數次刑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
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
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巫卜不
祥遂謝東胡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比脩內備不
戰而伐虜謀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
入梁益且將來多總理故以叅將入閩進副將再論
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克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
秩如故及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

太函集

卷之五十九

八

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
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余課諸將校諸兵躬入諸
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
闌闔比還報悉以狀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
陵則以征伐自天子出其如主幼何既而遞脩
薊功遞進左都督其加秩則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
則特進光祿大夫及江陵棄人間人言波及少保西
裨將起記室少保若加諸膝而進之陰布蜚語京師
傾少保而自代始移鎮南粵虜入黑峪關薊人願亟
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戶祝之少保度嶺南任

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一品驚而張先
後有子皆不祿少保陰納陳姬舉祚國安國報國沈
姬舉昌國楊姬舉輔國御人露諸姬多子狀日操白
刃願得少保而甘心少保表甲入寢門號咷而愬祖
禰乃大慟一品亦弃刃抱頭痛哭乃携安國子之安
國既受室而殤一品解體囊括其所蓄輦而歸諸王
少保歲散千金徇客急歸而暴折即延醫治病且無
資丁亥始及耆蜡日雞三號將星隕矣祚國守增廣
生曲周公趣之入襲少保先以閩功受上賞任子武
德將軍則移任驃騎胄子壽國薊功論最上命任

子執金吾通計部功即諸子皆萬戶不啻也諸御史核冊授故記室上本兵故記室利資斧而乾沒之核冊亡矣乃僅襲祖職得指揮僉事不遑以賞格聞本兵以少保功高將請 卹典既曲周公就本請姑有待而後發喪少保在浙有紀效新書在薊門有練兵實紀鑿鑿見諸行事非徒托諸空言居薊余署其路寢曰止止堂藏其所著作爲止止堂集乃延郭造卿纂薊門志將納諸職方旣去薊留千金造卿捆載歸閩志仍闕少保故知人善任使卒失之此兩人少保非智者與蓋千慮而一失也當世借材且不給何天

降殊材也者而中折之胡華陽有言古今以少保當
阨者三人矣其一武穆其一肅愍其一則華陽自名
夫岳于不辜華陽非世祖聖明且無幸少保四三
公而一體卒以牖下終焉豈直天定乎哉不妄殺故
也老氏以佳兵爲不祥斯其爲大祥矣故余志少保
墓率略軍功獨揭其天授之符徇國之志人不及知
者爲不一書銘率用此銘曰昔表東海大風泱泱國
士代興居然鴈行則其濟美世篤忠良則其威儀虎
視豹章則其節制孫武宮嬪則其宣力爲召爲方則
其下士爲陵爲嘗則其從事是爲汾陽則其勇退是

爲子房三千組練其陳堂堂東南底績海波不揚濫
之左輔疾視跳梁亟須滅此朝食未遑消人聲控勿
縱飛黃輪曳其踵駕彼羊腸爰徵銳師六副以張時
而出塞戎車彭彭臺垣高峙永保金湯匈奴聞而納
款來王無平不陂無滿不覆如狼跋胡如豕折足南
粵樓船齒之楊僕發我彤弓釋我戎服垂橐而旋有
如白屋始杖于鄉競推爾轂內難方殷大歸期感天
高九重 卹典有屬圻父書勲工父司築葬予祁連
歛予良木生榮歿哀庶瞑爾目

明封徵仕郎莆田陳長者墓志銘

長者以伯子上程書得封徵仕郎矣邦人高長者義
寧詎以其秩誦之故亟稱陳長者陳長者云長者莖
莆田中年避寇建業居二十年所歸老建安少治博
士家言試郡縣逋高等已督學使者至適居父喪既
祥棄故業親不逮矣藉徼一命何爲旣冠章甫待命
天官竟棄繻家食莆田甲第相望比年露積慢藏睨
者乃生戎心兵端啓矣長者度城且不保遂舉室而
遷金陵即以質劑代耕顧鎔銖不辨自言倍親而仕
爲名高則已浮飽食無所用心爲厚利則已汰居常
屈首抱凡自六經以及百氏無所不窺凡金石古文

名家法帖手摹指畫務得其真無所不習繪事則自
皇唐以迄胡元名品則自宗器以迄玩物無論百金
之價什襲之珍無所不購暇則撰杖屨或命巾車若
石城若天塹若 寢廟若園陵若六代遺宮若四百
八十寺凡諸形勝無所不窮比鄰善金在衡盛仲交
交游善朱子价劉長欽黎惟敬歐楨伯客至輒出供
具盡客驩酒數行輒挾篋出諸珍藏諸神品諸重器
相與鑒賞奚翅鴻寶天球嘗謂孟嘗之客俠而不文
梁園之客文而未雅吾非貴介公子非同姓諸侯王
第願與大雅不羣者俱即減家人產勿恤矣吾弟仲

嘉故負好古之癖遇諸希有如蟻慕羶即枵腹可當
持梁赤立可當披褐逋就南都試一見若平生驩引
爲通家授食授館長者四息子伯子本授叅軍仲子
表授瓊山簿于時見其二子則叔子貫守縣諸生季
子善負雋才南京兆舉孝廉即季迪也季言家大人
具長者行余小子無能樹不朽之聞當世嚴事者三
先生皆天下士也善幸猶執鞭江左拜墓濟南司馬
公大有造于父母之邦獨未見君子耳仲嘉語季伯
兄惟誦義爲諄諄他日歸願從仲兄仲淹抵伯兄爲
長者傳余敬諾辛卯歲杪季迪與計偕仲嘉遇之滁

申嚮者請仲嘉胡曰吾過也終不食吾言遂紹介太
函願一洗諾責季迪屬所善者李和之將命布狀徵
志徵銘季迪才足代興重以二仲之言在耳即儼然
哀戚其何敢辭且狀長者愈詳要之惇大倫持大體
先人之產伯爲政彼吐而此則茹之諸子鉉若鉞並
廩學宮召之金陵命叔季各受業歲時以其羨助不
給諸近屬莫不屬饜季以博學傾其曹喜客尤甚不
速而至長者暨孺人柯躬視客羞客坐談長者附耳
堂背聞正言高論客退而喜可知季雖結顯者驩受
長者戒毋以緩頰生得失孫士縈若勲並廩鄉校士

修籍成均受長者戒毋從夸毗子游擇地而履先是
孺人善病病甚伯子刲股進之乃平既又甚季子刲
股進之乃平曹慮其或迫崦嵫顧卒無恙長者豐願
廣顙其顙渥丹且牖下無媵人其神愈王皆足百歲
戊子秋末疾作居數月不庭明年春二月二十日始
薦常珍季乞言於大司寇王長公爲壽長者躍然起
舉而醵者三迄秋七月十日以天年終蓋登大耋矣
諸子則仲先即世諸子婦則長林次林次魏次何諸
子壻則長許繼祖典禮宗藩次林洪訓授新安尉孫
男十有一孫壻四長則按察司僉事方萬策是爲督

學方子及諸子亦余通家餘狀備矣銘曰千古無蠹
爾司筦庫不饒而富客屨盈門爾授壺殮不爵而尊
靖端無冶惟爾爾雅旣秀而野之子不羣爾其嚴君
剡剡青雲南溟駘蕩浮沉萬象爾尸龍藏高帝舊
邦王氣煌煌爾局尚方建安撫膺千里沃土爾後昌
阜務爾烈所德音靡瑕譽命孔嘉丘園高蹈詩史
名家礪之貞石是爲國華

明故吳母謝氏墓志銘

甲寅吳母以天年終其息子自師自儒與余習將樹
墓持狀謁余銘余所善者殷諫議母外孫也往余聞

諫議誦母狀心竊竒之諫議之言曰外王舅謝妻子
西遊不問家者十歲會鄉先生官滇南者家大人載
少弟受室滇南遭外王舅遮說之乃趣還當此時外
王母獨支戶非力所出不衣食卒之長兒女保生業
完里父老謂謝媼能而丈人得壻與俱來適有天幸
嗟乎季子辯有口出游而困其妻倨見之終不能化
必位高金多乃始折節丈人留滯滇南母持家兼攻
苦萬端無少望勞而不施賢矣賢矣而二子者又言
母三十不宜子請父置妾舉孽子自備母幸備視師
儒等耳嗟乎古之誦義者太詳即丈夫抱咫尺之義

學士猶志之不倦况女德乎按吳母狀其質行貞好
慈順恭儉往往可書茲二行較異故摭其大抵俟載
筆者采之銘曰爾儀則良爾光則臧有闕斯藏奕世
其昌

明故處士洪橋鄭次公墓誌銘

次公生新都居歛巖鎮都人之治生賈爲政上之塩塩
布帛下之羸蛤鰕鮓率用智以測萬貨之情不避水
陸險夷雨暘寒暑乃若不出戶庭幸得免于陰陽人
道之患則惟質劑爲良近歲多子錢家巖鎮則其數
也當豐穎二水之交爲洪橋鄭氏而鄭次公尤爲擅

場次公父幼孤出爲叔父後已叔父有子謝次公無所歸次公受室於王則相與僦一廛於水滸王旣舉長公某已復有身歲庚辰澤水夜至王瀕危僅得脫乃舉次公幼與方中丞同師已從鮑司徒受春秋于次公母兄王文學而中丞父贈公司徒父封公並具知人鑒大奇次公贈公語次公父君家固自有奇君能傾橐得三十金以居其息百倍父謝曰興卽傭窮身且懼無以糊余口安所得三十金鮑封公數目次公曰嘻若翁毋患貧矣屬長公病羸父屬次公賈則從宗人賈吳下其黨居陶目攝徑寶百端願與更始

其黨激而羣譟乃謝罷次公次公父諄語不休惡用此敗羣者爲也次公蒲伏受罪大人幸自寬萼故椎耻與姦利伍兒聞廉賈歸富異日者兒必不負羣豪旣聚賈而漁于湖次公覆舟則易舟而出諸舟後諸舟徑進者魚多敗獨次公良已復以販絮覆舟次公溺矣旣得免而曝絮如故羸得倍三載橐而歸始考居室坐而笑曰都人轉轂四方率外羸而內詘第操吾羸以乘其詘卽計然之策何加焉其宗人故用子錢起家則以減息得衆乙巳歲惡將徙業以備非常次公請父命而代之笑曰此天授也日事事夜讀以

當干椒居十年卒無盜患而業大起及長公當室割
生業而中分長公居肆而享其成次公徙之委巷益
減歲息且自什一輕之於是質者闐門卽境外子錢
家爭來集於是次公傾郡力足以役僕其曹人言公
昔近市而今巷居昔薄息而今滋薄卒之贏得過當
何術哉次公笑曰夫人見利必趨萼寧詎能與衆爭
利萼昔爲中賈非近市無以杓之人乃今藉吾父寵
靈賈道浸廣非殺歲息有衆胡來息浸殺則衆必歸
毋委巷以也次公受室吳氏繼室皆吳舉子五人長
弘次正次本次原皆出正室繼室舉德年始髫次公

舉資斧而予之鈞五人猶能食舊日以次受質有若
踐更次公坐督肆中有若駟會人或以稱貸至輒閉
戶勿與通吾欲全吾交慎毋以此生卻或以緩急至
次公畢調之不欲有聞其置若忘不責其報至其所
自奉則與厮養者同至殽矣次公故善推步輓歲乃
治堪輿姊氏歸於方適在同里次公寢疾逆姊氏而
語之曰吾兄弟幸有餘力而親喪猶在水濱頃得卜
高橋之原願從伯兄畢窀穸事不則吾何面目見二
親地下姊其就伯兄圖之姊以其言告長公葬期乃
定是日爲孟秋之望夜坐而終蓋自庚辰而距甲申

春秋六十有四次公婚諸子婦皆閭右名家長閭次
吳次汪次吳幼者字吳女二人一適方一適趙孫男
八人孫女二人歲之杪五子舉次公喪葬中唐季子
原則謁余銘其墓原少任放故以不羈而憂次公旣
而折節逡逡願抵一言以託次公不朽余多其以能
子終也旣爲之志且爲之銘銘曰吾聞日者耿生言
次公法當鉅萬都人欲爲本富則儉於田本富安可
爲也欲爲末富則陷於法末富安可爲也次公操術
如用兵其於攻守堅瑕若抵諸掌卽不牟近利所謂
廉賈歸富非邪要之有命存焉殆難以權力得也中

太函集

卷之五十九

十七

唐一丘若堂若斧休焉息焉是日歸所

太函集卷之五十九

太函集卷之六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二首

明故長原程母孫氏墓志銘

不佞學禮起家禮始於夫婦婦人從人者也有生則從父母與兄弟分鴈行及有家則從夫子事舅姑若王舅姑偕後姁及有後則翼子若子婦若而人貽孫若孫婦若而人曾孫若曾孫婦若而人由室而家俯仰具在天人之際羸誦易齊得全者昌婦順章矣長原當歛西略咫尺海陽程母自孫來歸出海陽北郭

于時家丈人主醮母主衿輦則具父母矣高堂授祚
太室饗特豚之餘則具舅姑且逮王姑矣王姑而下
諸姒二十有二人退無間言進無衡命宜諸姒矣母
從季公偕老舉三子十孫六曾孫宜夫子宜子孫矣
自其待字得親驩心德言工容無庸姆教則其女德
則淑女也舅姑既以子貴 譽命及之梱內若奉嚴
君莫不廩廩姑操下肅毋敬共無違季年喪明躬爲
姑相于時寵人用事諸姒有後言舅安寵人且蠱先
入毋獨愉愉無改其舊舅益多季婦良則其婦職則
順婦也季公出賈毋居門內課婦功命門外督場功

歲入麻枲布帛有常稻黍菽粟有常蔬葵瓜果有常
酒漿醢醢醢醬有常以詘爲羸不遺餘力則其妻道
則梁氏妻也三子異業命賈則賈儒則儒賈則示以
躬行儒則成以專業命季子懋易負笈及門懋易質
有其文余字之曰無過毋食毋教無慮二十年即數
奇母曰有命里媼風母孺人六女通殤所不足者豈
百輛乎哉何搢搢也毋否吾所夙夜寧詎爲兒女
子虜耶顧家造率由婦人而婦德莫如攻苦浸假良
人賈數千里外務博錙銖入中饋如奉漏卮即滄海
竭矣顧語諸婦若孫婦曾孫婦尔曹識之則其母道

則文伯母也先是孫丈人舉母而孩之也惜非息子
將必亢吾宗異日者自外而興則吾家之自出且多
賴矣其後丈人即世家步日非有弟一人遣之從季
公賈弟亡則繼以其子子亡則繼以其孫與諸彊近
通有無必及緩急歲時必祀其先世置祭田若干畝
授孫氏世世奉祠興廢存亡其爲亢宗也者不虛矣
則其子道非直葛覃也泉水也要以內治外治上治
下治旁治之道備舉無遺夫是之謂全昌矣概諸希
有庶幾乎千萬之一邪且也洪範九疇嚮用五福夫
婦並登大耋以上相與琴瑟如初壽矣季公席故饒

而滋大母夾輔而拓之富矣季年始見二毛其神愈
王凡諸筐筥錡釜篋笥倉廩積貯流行出納盈縮心
計有如司會率從堂下受成亦旣康寧矣往母及耆
則大學士許公授辭揚解及老則徵言于大司成余
公及耄則徵言于開府羅公曲禮有之內言不出于
梱即三公務章德必察邇言無過雅從德禮長者遊
言足徵也諸德禮長者至則母尸饗攸好德矣母春
秋八十四二月己酉無疾而終考終命矣概諸希有
庶幾乎百億之一邪無過又言母氏以織畝興得當
則重退讓輕施與家大人出賈諸母歲楮有經母獨

以力作佐之辭什之二家大人有良田當祖墓域舉宗將築拜墓臺請田附域中奉價白毋毋謝曰良人出婦無專成顧田則爲生人依墓則生人本欲報之本良人夙心毋用價末年奉佛唯謹遙禮九華淨土置香火田時而淨居持齋戒者歲之半諸苾芻以循乞過閭右予經予像予鉢予衣鄉人以循乞及閭中或除道或梁津或殯埋或泉布莫不辨給既而四方誦義費浸不貲毋氏自撤月奉繼之諸子婦無所預里中甃井以待汲當暑烹茗以待飲於傾蓋亭雨則置苴屨以待路人歲饑則日出春就杵臼杯升斗以

待餓者春社則市生螺什數斛沉之九淵易則易于
則于曲而中矣母年既耄不勸于勤及以壽終庶無
遺憾顧五宗六屬門內外親遠則諸子交游下則臧
獲傷者弔者莫不人人痛哭莫不人人盡哀故僕挈
婦而亡聞計遠奔蒲伏階下且請死至是而母德益
徵矣哀哉季公習形家言得二吉壤北爲郝村南爲
結林命諸子虛郝村先以結林葬母申命曰合葬非
古也其兆胥吉殆亦各得其所哉無過奉父命徵志
銘自爲之狀越在苦塊斐然有章青出于藍而青于
藍此之謂也既志之且銘之銘曰余受三禮于結林

乎託居粵自石耳巉巖逆流而上逶迤升降爲奔馬
爲神魚漸江將合五谿岑山當其綰轂周旋流峙此
其隩區海陽上游高門有子歸我開府之裔是爲良
夫撫撫長原駸駸昌阜早服重積母氏之劬是宜躋
九齡嚮五福用答其拮据之人也之卜也旣應分星
乃得真宅悉中堪輿堂如坊如臯如皐如畢如母歸淨土
是則真如神游八極不墮一隅廻翔下視九地精廬
自在無在是則如如

江妣貞孫墓志銘

司馬氏曰在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江妣孫以奇節特

聞非直守死而已是歲考終命踰大耋者六年余私
謚曰貞孫猶之乎共姜敬姜也孫孟竒獨當戶將樹
墓祁山之陽謁余爲志爲銘則方伯季子均爲狀余
既酌公言而謚之矣則載筆以告墓大夫志曰余居
鄉故善江方伯民璞始游鄉校習孫貢士道徵其後
四十年余始得方伯諸曾孫孟竒而知貢士女兄爲
孟竒祖妣貢士父襲明故爲掾正德丁卯長女生父
則以丈夫子子之異日有家毋遠父母兄弟二姓以
比鄰世婚媾方伯從兄爲冢子杲請婚杲始從方伯
受詩及期受室既又從父受賈賈浙江暴病載歸及

里門絕矣負孫抱尸大慟自沉漸江羣媼乃出之詣
內外親諭以大義若爲良人死善矣尸在里門之外
無寧屏廣柳而殉黃泉貞孫乃始飲血治喪壹如喪
禮喪事畢得間且自裁其黨覺之申以大義孤不弔
藐焉呱呱孤存則祀存孤蔑則祀蔑藉令必死獨不
聞死易立孤難邪貞孫始稱未亡人撫孤子汎自柩
內操家兼言不外聞啓戶則餉舅姑闔戶則課章句
汎甫六尺舅旅死計聞受命貞孫千里輿櫬歸葬姑
故卞急操下不廢教刑顧獨安貞孫爲之釋憾無何
姑沒貞孫任大事而汎受戒里中交譽毋子善喪終

不以易貶戚汎故納程氏婦繼室以汪汪乳孟竒從
汎並夭貞孫撫膺痛哭江之先世何辜或有罪罪在
未亡人胡降割如此其酷也伉儷絕矣舅姑終矣二
婦亡矣獨子殞矣卽百吾身而可贖也惡用奄奄爲
哉吾不能爲祖母劉乳臭孫寧敢望令伯第鄼侯梁
國之血食危若綴旒唯茲三尺之孤唯天所授居有
頃則爲孟竒卜婚於吳既結成女待年而瞽貞孫歎
曰二姓始願不及此吾寧廢視毋寧廢盟卒逆之吳
婉婉請命王姑且老越在中饋則婦代主之婦不幸
而喪明又惡能婦假盲以視無如娣一淑女而婦下

之貞孫以爲良乃庚納孫氏孫乳東彥貞孫襁曾孫而喜可知往貞孫及耆博士諸生上其狀州史載之郡志守令表閭于時有子而未有孫修秩節而已貞孫年八十孫始勝冠比命爲儒不效棄而爲郡掾博士諸生之狀具矣守令加禮如初亦越六年貞孫即世人言貞孫大造江氏猶之一髮而引千鈞擬諸栢舟均之自靖康而家造視彼猶賢擬諸下宮夫人則趙客也一之足爲奇節矧至再乎哉貞孫日討孟奇而訓之慎毋以刀筆故妄自菲薄鼻祖自豐沛起其勲名何讓平津勉之即文無害而後當大而門矣乃

若爲孟竒娶瞽則伊洛猶以爲難特謚之貞取節于
其大者耳銘曰竊聞之春秋聖達節次守節在易則
有安節有甘節有苦節苦節則窮甘而安庶幾乎守
而無缺達則惟聖者能不將澤劒首而一喙貞孫珞
珞二十而嫠哺孤穀食茹荼如飴爰及指使孤不憊
遺栝捲疇授俎豆疇依孫徒唯唯疇翼而飛飾禽篚
采乃得吳姬雖盲不爽二耦咸宜受茲介福世世賴
之五喪既封或原或麓二孤既成以似以續匹婦之
諒何居溘然乃在溝瀆天將以烝昇而荅劬勞不啻
胼手而胝足是宜歸九原而偕老歷千祀而貽穀誰

其志之司馬卿誰其銘之汪伯玉

塔記銘三首

羊山僧塔記銘

僧故名東陽姓姚氏籍淮南宿遷縣嘗爲其縣諸生
居常好脩歷二十年所不問家人生業雅從善知識
遊隆慶改元棄家而北則爲居士身寓清苑募建關
壯繆祠越三年抵銀山法華寺乃從方僧大光祝髮
法名明龍尋徙居羊山秀峰菴名德日起即諸陵
中貴人多檀施僧藍縷自如一衲不啻懸鶉不緘不
襦不履顧就羊山安七十二衆爲千日期場僧親爲

大衆說經闡三教宗指 上初卽位余奉 詔行邊
道出 諸陵期督府公法華寺余問羊山僧狀相距
四十里而遙乃趣一沙彌逆僧僧徒跣至敝衲曾不
掩肝邪寒無所侵余兩人者避席禮之僧稽首是日
爲彌陀法臚詣沙門方畢午齋兩人携僧入洞中列
坐石牀與語僧舉西來義督府公心然之一比丘常
住洞中鮮衣綺語目攝僧不爲禮語侵僧乃謝比丘
下說法臺宰夫業已供具余命僧坐僧唯唯則長跏
當兩席間余謂僧今日佛降汝胡不禮西方僧唯唯
則西鄉趺坐坐側余曰佛言不二義一切寧有擇耶

僧曰無擇余曰若果無擇能與吾黨同飲乎曰能余命材官舉杯酒奠僧曰佛不誑語僧唯唯則奉酒膝席奠余前余舉而酬之僧曰同飲竟余問曰千日期畢羊山能作常住乎僧曰無常無住既夕督府公召僧與語意獨多之明日僧歸羊山兩人者亦就役行越旬有五日太史當謁立春其日羊山放光其光五色又越七日歲將除僧集大眾語曰元年元日吾當行公等居此識字者用心念經不識字者用心念佛務智慧務普心即此是佛公等勉之耳歲除夜既半命弟子視中星曰夜半子口午矣僧曰未也日午乃

行元日日幾中羊山放光如嚮者頃之坐化蓋日中
云越七日舉焚日中復放光如嚮者 諸陵中貴人
咸在率大衆羅拜之望光祝曰佛邪佛邪願以此光
普照下土余幸與僧一接未觀其深大衆請命督府
公將治浮屠藏舍利督府公許諾屬毗師曼室記之
銘曰不知者謂尔逃儒其知者謂尔同塗尔胠足而
牛車尔敝縵而藏珠尔行尔居吾將問之文殊

廬山大安和尚塔記銘

余中歲事佛帥二三兄弟狎主沙門再入郢都緇衣
屏跡公暇過洪山寺大安在焉主僧謂比丘可然避

風雨於此其人禪栖廬岳越三十年楚人嚴事之願
介紹而見之謁者余授之館就而質諸所疑安曰公
腹果然可賈餘飽第縛諸聞見解脫之謂何吾法如
赤立承刀不容一瞬即思議所不及聞見何爲如能
真見本來譬則單刀斬將即陳六師先十乘無所用
之吾法亦復如是余敬諾則去聞見而求之空曰未
悟也法無相空即相也余敬諾則去思惟而求之寂
曰未悟也法無住寂即住也然則求之者安所施功
對曰明公安居可然願有復也有功則有相無相無
功有功則有住無住無功無聞見無思惟得無礙智

四者既具然後可以言功此以無功爲功無施而不
可功既不立法何有哉無法無功無智無得此自性
天真佛也余聞其言如風偃草顧余猶有蓬心乃與
大安盟歸就蓮花峰爲我築毘師閣他日臣子事畢
願依東林因憶疇昔所聞百不當一比歸覲省聚苾
芻于肇林間猶故也及入京師聚苾芻于國土間猶
故也吾宗長者子曰宗浩善以耳觀余爲之聚三月
糧詣大安所安問余狀喜曰善哉仁者益矣天門開
矣旣余得請歸省則遣徒悟道使肇林畢使西歸安
問余狀則又喜曰善哉仁者益矣天眼開矣丁丑夏

四月乃扶老而客青門余虛墻東小閣居之署曰大安閣吾弟貫長跼請益得所未聞將發則正色語余斯道日用不離剝塵具足藉第令有間其何以等虛空誠知其不可離須臾無間久之則瓜與蒂俱落牛與牧俱亡不離而離離無所離此之謂真常此之謂圓覺此之謂無上道也可然童習而老不倦曾未入乎其藩明公畔岐路而嚮康莊翩翩一舉千里今且艾矣胡爲乎趨趨吾所以來特歸華嚴戶鑰耳閉閣久矣明公亟啓之嗟乎夫人以精進而窮天年猶未知所息跼吾黨越在予舍末路阻脩與廢半途無寧

稅駕明年疇作偃偃乎其無如自惟不畜而廢舊何
以待歲不幸先慈即世則遣法孫持偈剖涅槃心又
明年春法孫來告無恙余介善男子以車徒往將乘
秋逆之大安業已大歸蓋五月朏先是吉月豫示諸
弟子以行期若等母以衰麻哭泣爲喪母倍吾家法
諸弟子聞故則以一偈示之既及期沐浴端坐諸弟
子請遺令則以一偈示之其手澤具在門徒茲不載
距生丁卯行年七十有三大安之師曰古巖古巖之
師曰天竒皆善知識大安出襄陽郝氏幼禮古宗祝
髮梅林古宗夙竒之遣之就古巖學兩人同事天竒

門下故知古巖時古巖居終南大安至輒授天奇衣
鉢即其器非利顧由淬勵而入圓通不假言傳直見
實際其持論引而不發將令能者得之或落言詮即
有一得非永得也諸法王子若大臣若宰官若居士
往往浮慕大安率由文字言語求之猶以蓬撞鐘耳
其友諸薦紳得都護萬表友諸同類得開士月心問
嘗謂兩人雖未混入剎塵庶幾直見本體嘗聞王郎
講業東越退有後言般若即良知知其良即識也豈
歸無擇夫復何良有良則有無良有擇則有無擇良
與無良爲二參之以擇爲三推之則五蘊充盈于空

何有聞者莫不大笑而三耳者獨領之余嘗私與貫
言吾儒七鬯喪矣化人入主與詐吾儒乃就西階即
攘臂相仍猶之窮子嫚罵無爲也我聞大安所謂見
性冥合乎孔子所謂體仁非惟世儒未之或知雖大
安亦不自知也乃今諸弟子就故廬傍築浮屠以藏
舍利冬十月乙未將以若堂封焉吁嗟大安非余銘
之而誰也銘曰知尔者謂尔抗達磨之一葦受曹溪
之指南不知者謂尔乘終南之捷徑獵少林之游談
余則以尔襲蟬綏於尼父御牛車於瞿曇嗟乎衆雌
無雄誰爲鵠卵知者何加不知何損莊生有言可乎

可然乎然無可不可無然不然庸詎知知者之非不知耶庸詎知不知者之非知耶

少林寺總持空門幻休潤禪師塔記銘

自佛降中劫是爲西極聖人歷二十八傳東土乃始有祖後之學者率祖少林宗曹溪其後嶽立爲五宗而曹洞特著猶之嵩高峻極四岳承之歷世代興且爲少林當室潤公則少林之自出北遊上京余時以公事夕龍華習聞緒論居有頃少林大衆迎公赴主席爲宗師大宗伯華亭陸公授牒以往其時內則掖庭近侍外則臺省諸大臣諸宰官在廬市則諸長者

居士善男子善女人在叢林則諸比丘諸沙門諸法
衆莫不舉手加額謂宗門得人既至而四衆歸依有
如龍象居六年復召入都人士嚴事有加又六年歲
星始周公已示寂蓋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也既藏舍
利祔之乳峰其徒謁大宗伯爲之碑乃復抵余爲塔
記余故奉儒非佛既則始非非佛也者而歸之乃今
以凡夫而譽聖人之徒譽亦非也第折衷於大宗伯
無用溢言公世家進賢籍黃氏幼倍二親而從從父
賈出而周遊嘗目攝群優灑然若有所創諸幻皆局
也無常謂何乃入伏牛山禮平公祝髮法名常潤字

大千自彌幻休吾當從此休矣居三歲初攝心如按
浮瓜起滅相乘茫無所措質疑未決南詢萬松于徑
山萬松詰之曰疑是何人措者何物公亦未決退而
業白九華一夕覺身同虛空就客而質其狀客以爲
理障第由教而入之乃入都市聽松秀二師講楞嚴
經至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之句倏然有悟廓然如鏡
中像不落幻空乃知前境虛空直塵勞一息耳復叅
大方蓮公座下問現鏡中像時如何蓮曰直須打破
曰打破後如何曰亦未離心境公未決指往叅少林
宗師小山書公始至舉嚮者言書曰何必打破公曰

其柰鏡像何書曰鏡像安在公悟留侍祖庭一日師問公言疇昔之疑決不公舉掌師曰無將以罔兩問景邪公曰此外更無何有師曰試披衣撿之力行二年愈益精進師嘗舉洞山法語我今不是渠因語之曰既不是渠畢竟是何人公頓悟以偈荅曰若要識此人有個真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踪跡曾爲佛祖師嘗作乾坤則龜毛拂上清風生兔角杖頭明月出師曰子毋勦說更須自入悟門公對曰尚不借緣從何門入師曰既不借緣何爲至此公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師曰就不借緣一語于意云何公曰彩鳳

翻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閑師喜曰善哉善自保
任公將辭去昔夢一巨人立乳峯宣言曰祖庭在汝
旦日就師謁行師丁寧以宗門相屬授之偈曰當作
天人主常思少室秋公謝未遑師娓娓而別時同學
了公攝登封縣僧會公過之了公夢洒掃迎新宗師
公適至了公告昔夢異日當符師曰子毋以夢幻爲
真尋別去其後小山歸寂大眾迎公京師公三辭了
公親往和尚縱不然吾疇昔之夢寧詎忘先師偈言
公聞而垂涕洟乃就道公魁然修碩容止莊嚴其嚮
應如洪鍾其普度如廣筏其砥波流如山立其隨機

而顯化如珠走盤至其稟獨覺覺群迷日孳孳然以
道自任及門之士七百人入室者幾三百人公法語凡
數千言辭世凡三偈具載語錄不具陳諸弟子又言
公嘗就五臺壽明寺講法華寺中現白毫光周匝如
羣大衆稱異公止之本來原自光明勿作異見頃者
應召入過獲嘉止一精舍衆沙門羅拜稱祖師公退
然詰之闍黎安得此語則云昔夢伽藍掃門旦日祖
師過此非上人而何公笑曰不然祖師業已過矣此
其有而不居善而不伐大都由定性中來昔酬了公
皆此意也余去國且久屏居肇林竊謂末法多門經

禪角立博者務張吾教約者務守吾宗或溯或沿即
源委猶霄壤矣蓋自白馬以來大藏具在望洋求濟
孰爲指南達磨西來悉屏言語文字廓然無聖獨得
其宗爰及曹谿且標見性一花五葉殊塗同歸夫是
之謂最上乘夫是之謂不二法無餘蘊矣久之任口
耳涉支離其說猶燕郢也齊則失矣楚寧獨得乎哉
甚者同室勃谿人我爲敵猥自以爲主器蔑視諸宗
槩諸普門何示人以不廣也余覩潤公法語志在集
成禮樂干戈文武並用如之何其以干羽衰禹搏拊
窮夔堂堂祖庭胄子代起第指說鈴而希自得屏戶

說而歸大同斯則佛祖之所爲涅槃公之所謂滅度者也余既爲之記又系之銘銘曰度流沙來初祖絕思議去能所躡玄同班尼父吾道南曹溪澣得心齋建鳴鼓拓五宗方鄒魯首曹洞倬當戶繫大千起環堵蟄如龍耽如虎墮形骸浣肺腑祛法塵敞靈府臬宗門繩祖武星紀周歸淨土噫嘻休哉是爲曹洞之正宗歷二十有五

墓碣二首

張丞墓碣

鄭諸生張寅貢太學受浦江丞丞廉歸而殪死蓋自

丙寅迄于庚午不能喪余故習永浦江乃今復在行
部屬有司視地南郊外舉丞喪葬之嗟乎士而不饜
糟糠則終身阨也丞登澤宮貳巖邑非阨矣彼刀筆
吏或以簿尉卒史起家率梱載歸猶然厭梁肉即丞
非撫浦江非饒奚不簿尉卒史若也且也上農九人
上賈千指其下猶能自食百工亦然乃丞閔焉以溝
壑終余嘗傷之矣往丞居邑爲名高余獨多丞濁世
奚宜得此顧群吏邇若潮汐時至則以新沒故何論
清濁哉丞一旦罷纍纍然從諸梱載者歸如之何其
不瘠且死也彼其相載而還鄉里豈不揚揚有道者

視之猶禦耳將不得與農賈百工齒況士乎即承閔
焉以溝壑終卒不失爲庶士齊侯千駟夷齊首陽誦
義者在此不在彼矣嗟乎鄧通梁武猶不免爲餓人
故道有汙隆命有羸詘君子亦惟脩身俟之耳如命
何余故封丞墓而碣之將以愧薄尉卒史之務自封
者

玉笥仙家三世墓碣

聶氏故神明之胃著清江之玉笥山徙歛再世而真
人生得無上道祖禰考妣並受封誥賜葬蜀源迄今
葬地免徵與故宇等真人諸孫紹元嗣其業亦奉考

妣祔之中爲唐贈光祿大夫鴻臚卿時泰贈夫人黃
則真人祖若妣也左爲唐封光祿大夫鴻臚卿體乾
封夫人汪則真人考若妣也右爲宋處士景先配程
氏則鍊師考若妣也其後自歙起家者凡八人歸清
江代起者凡七人歙故有處守蜀源駸駸微矣世遠
地懸莫爲適主外或蠶食內或狐埋丘木斬焉鞠爲
茂草萬曆戊子裔孫中書舍人天衢以省墓來相與
攷夫家稽郡志問諸故老鳩集諸宗蠶食者則予之
價而復之豪舉者棄弗治狐埋者則予之地而遷之
且給之費業有成言矣又明年再至埋者未揭如初

則以告縣大夫彭公第申戒以刑書勿盡法其曹大
慙于長者悉舉而一洗之中書君乃濬諸淤土培以
高封納碣坎中立碑壟上庚寅秋八月望乃訖工屬
左司馬汪道昆紀之郡諸生劉一然書之碣

太函集

卷之六十

十八

太函集卷之六十

太函集卷之六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表八首

明故文林郎知南漳縣事項君墓表

嗟乎此吾友南漳令項君墓也始樹墓則諸子鍾瑞
輩謁方定之爲志爲銘余釋事歸墓木拱矣諸子復
爲之請表余表之項君名維楨字徵周休寧溪陽人
也其先由嚴陵徙休寧世居閭右曾大父以下舉室
合爨有義聲父溥母張氏舉丈夫子三徵周最長幼
從父游吳下受詩吳諸生業成始還補縣博士弟子

督學使者行縣莫不多徵周才顧數奇遂卒業太學
丙午故禮部尚書孫公今相國郭公主南畿試事徵
周定之與余皆在舉中其後徵周五上太常卒不遇
已未郭公居吏部私語門人公等業已中年待河之
清齋力窮矣徵周敬諾乃領南漳當是時余爲襄陽
守習知南漳僻遠其謠俗不馴會余議有司歲費便
宜下令諸縣爲畫一法毋輕用民財諸縣今率有他
賜或議不便徵周歎曰二千石爲吾民去泰甚法最
良吾曹稍有境內心奉行恐後何咕嚕也於是法行
自南漳始鄉民無不便徵周市猾操故智不得行相

與議法非便徵周上其狀余索首事者罪之於是羣
無賴欲中徵周陰以郵書投部使者擿縣官得失部
使者下郡議余驗得首事者復罪之余謂徵周此鄭
人欲殺子產時也徵周對曰使子產不失爲惠人何
憚見殺會監司分部至其供具當取辦南漳適縣有
水災僅取充數或以供具易辦奈何以是忤監司徵
周蹙然曰供具足矣必朘民以稱上意謂維楨何會
景王就封徵周冒暑供億且病余去郡監司卒不舍
徵周壬戌徵周從上計罷歸始去南漳鄉民遮道號
泣如失怙恃旣歸病愈甚是歲五月以天年終距生

正德壬申春秋五十有一耳癸亥諸子奉喪藁葬溪陽之濱負巽抱乾待吉乃改葬嗟乎徵周彊直任職卒拓落一官彼徒以俯仰結人心往往得巧宦無惑乎吏治之恣恣也徵周受室蘇氏有子男六人女二人孫五人其名及婚姻氏族具在志中故不載

林次公墓表

余在行部閩人林次公以儒行聞次公墓在壽嚴之陽墓木拱矣余未及表次公墓業已去閩及令君居吾邑中乃悉次公高義余修闕事撮其大者表之次公名廷憲字德言瀛洲人也閩人事次公謹稱瀛洲

先生林氏由光州遷閩枕山則自唐左朝奉大夫穆始由枕山徙居永慶塔林則自宋尚幹子奏差始由塔林徙居瀛洲則自閩賓州判弟汝儀始汝儀曾孫曰允大舉明經正德中不樂干仕允大受室高氏歲癸丑正月十九次公生始在外傳輒能讀父書始勝冠輒受詩郡博士次公即力博士業顧獨孳孳務躬行雅游陳貞素先生之門道益進遂婚孝子黃文會女是爲孺人次公少孤忌日哀慕如禮繼母陳始有家而寡次公獨養陳盡其驩伯季請立膳田次公不欲也即獨子猶然膳毋惡用田居常怡怡卒有急則

以身蔽伯季伯既就業次公拊季與俱日營營代季
治生長則歸季從弟廷諫蚤喪父姪宗庶蚤喪母次
公視之與弟子等兩人者不啻父兄戴之寡嫂李撫
二孤困甚次公歲時給衣食折節而禮之庭即遇父
黨諸富人無加禮嘗倡議結宗廟捐貲爲大役先宗
人貧乏者赴次公次公無愛財力皆得濟于是人人
謂次公長者出入不倍于人倫嘉靖初部使者虞公
守愚督學使者潘公潢邵公銳每入學舍則交譽次
公非直林生有文質行具矣即鄉曲之譽日益起然
竟以諸生終焉舍旁治小樓居令君使受業次公善

顏魯公書法手書訓辭授令君乃令令君布邑中蓋
家傳人誦之矣陳太史謹以童子見次公大奇之遂
宿太史于家使與令君同學次公據上坐南鄉坐太
史西鄉令君東鄉業必同授朝夕必同起居畜僮僕
二人其一給事令君其一給事太史太史被髮短孺
人時時手櫛之其後太史舉進士第一人悉服次公
蚤見隣豪蠶食次公產次公扼腕不平乃挾策手籍
之誓必恢復疾革舉籍目令君曰嗟乎即吾志未得
孺子安能既而曰孺子才庶幾不負吾志歲戊戌秋
八月朔次公易衾簪正冠而終年四十六孺人終身

縞素唯立孤爲兢兢事次公寡母陳不遺餘力陳死
會歲饑孺人破產治喪一切從厚家人謂凶荒殺禮
請損之孺人泣曰凶可待豐送死何待未亡人受命
夫子終不以歲薄親歲累饑市人往往持穀償孺人
獨平價大量出之隣姬老而貧卒待孺人舉火故豪
詐次公手劑齟齬令君令君力抗豪無所屈孺人泣
數行下戒之曰以是藐諸孤爾獨當室顧輕六尺以
嘗不逞謂先君子何異日患爾非夫母患不逞乙卯
令君舉鄉試越辛酉孺人以天年終蓋春秋老矣令
君奉父母喪合葬陳太史志而銘之居四年令君舉

進士次公凡三子三女長元立即令君次元亨次元
育俱籍名博士長女適陳叅政全之次適陳舉人逢
景次適高體意夫閩亦禮樂之國故多儒當世直以
佔俾爲儒惡睹儒行即次公白首牖下所謂逡逡爲
行者非邪刑乎梱內引于後人道行于妻子章章矣
次公未畢之業以俟令君不于其身于其子孫次公
之謂也往次公訓令君獨多韋氏嗟乎豈惟韋氏足
多哉

王母汪氏墓表

海陽王用卿余通家子也家大夫客東海蓋與承事

君俱余上太常遇太學君都市兩人驩若兄弟汪則余嫂云用卿持母喪請余表其母墓故稱王母汪系出宣仁里承事君故以貲雄里中乃爲太學君請昏是爲嫡長子婦太學君母喜自任不近事情汪婉婉奉姑驩無所失承事君舉尊二姑違俗獨視孽子親汪安之亦以身下二姒於是相以內率相得無違言太學君受業大司成出居外且久汪居子舍獨當戶如太學君在焉既而與更三年喪不遺餘力居喪而火不災寇不害語在承事君志中太學君居家多車馬客汪親執刀匕視客羞日從客諷太學君母效季

爲縣中士女務奢溢服御擬於后宮汪獨無所
芬華董董耳時商山吳氏以鉅萬傾縣用卿受室中
書君汪壹以莊憚吳不假貸卒之吳稱能婦未嘗爲
富貴容用卿讀父書事母孝母病肺用卿釋業自吳
會歸歸侍臥起者踰年母病革呼用卿語曰吾舉子
三人爾獨長自爾有生以至今日終不以片言逆母
心即母死目瞑矣用卿哀毀甚尋病怔忡太學君召
良醫治之病乃已汪春秋四十有八蓋自嘉靖元年
迄隆慶二年仲季用中用情孫來聘來召咸在髫髻
明年庚午用卿受太學君命始發喪從俗槨葬某山

將以待吉他日幸而畢大事則余爲之銘

明處士休寧程長公墓表

家司馬善程長公長公余父執也嘉靖癸亥長公居
母喪以毀終余自閩海歸業已爲之表以待封樹其
後十年而始就吉余出故草損益之長公家世休寧
則歛黃墩裔也徙居率東信安里今爲由溪弘治已
未長公生名鎖字時啓長公始結髮從鄉先達受詩
無何父客死淮海長公哭踊且嘔血則飲泣以安母
心乃趣奔喪父故資悉貸他人所故賢竊資亡匿秋
毫無以爲資客請捕亡而後發喪長公不可仁者不

忘丘首孤不能以一朝居如使急亡命而緩親喪無寧匍匐往矣于是日徒跣走百里不避祁寒胼胝皆龜衣無臬著枵腹則約腰帶加急甚則斧冰以代斧糜既歸葬桃林毋復命之出乃偵山東得亡豎故橐皆亡至淮適當無年焚貸者券無所問僅驢一乘老櫪下貨錢千長公懷歸則以奉毋鄉人收責者屢相及於門客爲長公畫策若翁故非饒柰何一旦而取辦若且彼皆饒者姑徐徐長公謝曰誠如客言是死吾父也孤不肖終不使吾父負他人金異日者孤幸而羸人將以爲匿人之有不幸而詘則天奪之耳固

當是羸拙皆辱也乃鬻田宅脫簪珥悉還之既終喪
病骨立屏居一室三歲不出戶庭少間則挾筴讀書
不輟業毋謂孺子病且無以爲家第糊口四方毋繁
一經爲也長公乃結舉宗賢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
百緡爲合從賈吳興新市時諸程鼎盛諸俠少奢溢
相高長公與十人者盟務負俗攻苦出而即次即隆
冬不鑪截竹爲筒曳踵車輪以當炙熱久之業駸駸
起十人者皆致不貲長公中年客溧水其俗春出毋
錢貸下戶秋倍收子錢長公居息市中終歲不過什
一細民稱便爭赴長公癸卯穀賤傷農諸賈人持穀

價不予長公獨予平價困積之明年饑穀踊貴長公
出穀市諸下戶價如往年平境內德長公誦義至今
不絕長公乃部署門下客分地而居息吳越間時吳
越奉倭旁及吾郡郡中故無備警至率襁負入山長
公宣言曰吾以巖郡阻上游寇未必至至則境內皆
倭也何避焉乃勒里中少年召三老豪傑分據形勝
列五營長公軍中軍營立一強幹者爲之長乃分部
伍聚餼糧諏日爲期長公執牛耳盟忠壯祠下所不
赴義者有如先公既歿法不用命者一人乃歸伍明
日再至法失伍者一人乃歸伍又明日三至法譁者

一人乃歸伍由是悉遵約束人人幸自堅項之寇略郡東尋遁出境縣大夫召長公爲植城休寧長公區別諸巨室受工莫不唯唯宗人某子甲有難色縣大夫顧問長公長公跽曰某貧宜不勝任鎖幸有餘力毋以一夫煩君侯請代之費五百緡而告成事會城湔水長公亦費五百緡既則舉宗梁漸江費亦稱是先是祖寢有世業隣豪睨之長公父中立爲衡力守勿失豪先已獲伯氏則申驅叔氏爲前禽當是時長公輩輩耳既及叔氏長公憤而唾豪豪不避孤先人孤終不避蠶食者卒贖故業乃罷豪會祖寢災就其

地考祖室爲正寢長公以身起富中分產獨肥弟銓
遇銓怡怡無德色居常夢溺占者莫測其繇形家言
父墓不祥蓋水徵也驗之果得水卜地遷之銓習形
家乃主卜客附長公耳語長公俛而對曰但吾父安
且利吾弟吾之安利大矣比改葬悉聽銓毋吳九十
而終長公年六十四矣居喪必以禮如喪父之初家
人言古者五十不成喪長公且耆老矣不聽明年病
甚卒不勝喪病革屏內人毋前則以遺言命三子吾
故業中廢錄錄無所成名生平慕王烈陶潛爲人今
已矣爾問仁問學業已受經即問策幼冲他日必使

之就學凡吾所汲汲者第欲爾曹明經脩行庶幾古人吾倍爾曹爾曹當事自此始毋從俗毋用浮屠毋廢父命吾瞑矣墓在潘坑之陽負已抱亥余別有志余惟鄉俗不儒則賈卑議率左賈而右儒與其爲賈儒寧爲儒賈賈儒則狸德也以儒飾賈不亦蟬蛻乎哉長公是已弱而當室唾手而致素封則良賈也乃若焚券以高父義償故負以完父名時而抗節則伐謀于其隣時而折節則受命于其第授之兵則如宿將召之役則輦千金此非節俠之所優爲蓋庶幾乎倣儻士也季年釋賈歸隱拓近地爲菟裘上奉母驪

下授諸子業暇日乃召賓客稱詩書其人則陳達甫
江民瑩王仲房其書則楚辭史記戰國策孫武子迄
今遺風具在不亦翩翩乎儒哉長公嘗奉詔助工授
魯藩引禮卒不拜乃今伯仲受國子業而冢孫亦學
爲儒

明故旌表節婦封太安人凌母張氏墓表

往太守以歸養謝建昌不孝見客太守謁不孝爲太
安人傳敬諾未遑戊寅冬十月不孝居廬太守冢君
孝廉皇皇然以衰經來弔既即次飲泣而請曰孤不
天衰一歲三斬矣往歲八月喪吾母朱安人歲十二

月喪吾大母張太安人是歲八月喪吾考先大母踰
耄七年矣力尚彊其喪也以吾母慟也先考踰耆三
年矣力故彊其喪也以吾大母毀也初考氏將樹太
安人墓則以明公疇昔之諾行且匍匐待命請易傳
爲表表之及彌留遺言在耳孤不幸當室大事且迫
期用是並告筵几越境而尋先考之盟屬仲弟帥諸
孤居守苦塊至則明公方在深墨孤何敢囁嚅誠願
藉先大母徼福于公母淑人之靈敢昧死請嗟乎不
孝負諾責十年矣且也太安人有奇節太守有成言
重以孝庶釋喪事而儼然辱之敢不輟哀從事旣受

策則諸君子之述太安人者具在信而有徵其言曰
太安人自張歸凌出錢塘芝松里父榮賈南海繫針
嬖留不歸太安人生十年母陳媪死太安人以一女
雛獨持戶梱內不肅而嚴笄五年承德公始來逆公
父曰景德出後伯父曰景懷舅家故輕里中太安人
以內治取重越明年生太守五月而孤太安人強忍
死以立孤命之曰立近屬睨家人產藐舅姑易與獨
目攝太安人乃蠱太安人姑乳下孫始呱呱母寡而
婦太安人聞姑語輒引刀斷髮務面持之彊舅沒而
豪益張則又蠱太安人父乳下甥呱呱耳何至寡公

女爲太安人謝父不與通語卒不入遂質女豎觀往
索固要之太安人持之彊卒不往父大沮盛氣赴太
安人懟父之謂何人盡夫也太安人掩耳走匿曰醮
一而已夫可再乎縱輕息女勿恤敗名父獨不爲公
宮地也父慙自憤奮挺追擊太安人幾折肱太安人
負痛大呼義可殺不可嫁則免遺孤納姑手其不茂
襁褓以奉烝嘗輒奔帷堂舉首觸案血流殷地幾絕
而殊賴同黨救之乃免近屬更主豪奴齧故業侵侮
百端姑季年不任歲惡日怨且詈無寧委姑溝壑以
博婦名脫婦名完姑何罪太安人舉手曲跽曰婦具

十指第力作猶能食姑姑善自寬婦何敢罪歲于是
紉緘操杼并日夜不少休姑卒安太安人庭無諍語
及太守自外傳歸就舍太安人身親程督之相對焚
膏以績課讀一夕聞誦令女斷鼻事痛哭失聲曰古
列女亦蒙此難耶太守既籍郡諸生近屬伺之愈急
太安人辟呬語曰豪利吾居室將不利吾兒先世所
遺惟是縣磬耳毋以此賈害避舍予之豪復無厭則
以危言恐太守即豎儒善避我我袖中石如意不避
豎儒太安人陰戒太守毋歸亦而毋以身扞孺子耳
其年丁酉太守舉澤宮里父老竊竊喜曰天乎凌氏

母子蘇矣其後十二年 詔諸司采民行部使者上
凌桂妻張氏貞節狀表其閭癸丑太守舉公車授刑
部主事歷三年考贈父承德郎如其官封母太安人
如令甲比出守則奉太安人之建昌歸錢塘越三年
而太安人耄矣上壽踰月孫登名登瀛同籍鄉書仲
舉第一人越丁丑成進士授合肥令叔登第季登嘉
並以經術代興隱隱有聲博士嗟乎太安人所可從
頌無死者藐焉獨孤始孩即未能必其成寧詎能必
其以二千石養也即二千石能子矣寧詎能必諸孫
翩翩以鴈行起乎至若諸孫婦諸孫女婚嫁皆名家

狀詳矣長婦爲陸處士女次王長史女次顧方伯女
次張中丞孫女女長歸金少卿孫次陳方伯子曾孫
五長嗣德聘朱寧州孫次嗣功聘馬通政孫次嗣業
嗣忠嗣廉幼未聘孫女四長歸許副使子餘皆待年
人謂太安人得天一時門戶奕奕矣太安人念之深
也日討諸孫諸婦而訓之吾家非世涉諸艱爾曹何
有今日藉第令張楚而忘蚡冒無乃不祥爾曹寧屏
復陶無屏監縷諸孫諸婦唯唯即太安人由恤緯起
取予必矜屢坐窮乏終身不貸一錢用既饒終不令
窮乏者以一錢得我居常藏器待乏敝則葺之甚或

不堪藏猶故也及其筴事成敗部署臧獲去留即始見終中若射覆此非貞亮勁正善持大體又惡能康不造而締有家乎金氏孫女徙吳門蚤歲而寡太安人口授一章章二句僅十四言作咫尺書遺之則以萬金儉于壹節語約而盡具狀中太安人躬化先之有味乎其言也先是朱安人執婦事雅善奉太安人驩即食上太安人必待朱安人而後舉箸蓋周歷甘苦俯仰與俱者四十年一旦悼亡不啻喪我太安人既盲而視中夜代朱安人營營每舉箸念朱安人泫然廢食奄忽疾作信宿而終嗟乎太安人故有父而

孤始有子而寡阯矣內之不得于姑外之不得于父
近之不得于近屬下之不得于豪奴甚者毀容髮血
濺堂皇胼胝不能承驪舍業避居不能遠咎阯之阯
者也卒之轉禍爲福不旋踵而昌阜于今天定亦能
勝人固非虛語歲十一月甲戌諸孫將奉太安人就
斧封竊惟太安人高義業已上聞表在棹楔今返真
宅不孝惡乎表之第攜大都表諸墓門之隧且介孝
廉告太守其斯爲父要之言

明故處士篠塘李季公墓表

李令君奉檄入歙輒習吏事得民和邑人謂令君起

名家其政壹稟于世德蓋豐城惟李氏最著不啻隴
西始自臨川徙湖茫祖別子伯順既自湖茫而析篠
塘也祖侍郎琮奕世相望代興其出蟠根一也篠塘
歷二十一世曰世碩二十二世曰公良公良字與同
是爲世碩季子父夙奇季第自恨將不逮旨甘始冠
而治父母喪輒傾橐爲具遺產多歸伯仲置勿爭頃
之伯仲見倍季公獨善事叔兄縣大夫目偉季公辟
永新掾居七日棄而違永新幡然曰無寧爲是沾沾
將免先世清白歸無一耜或勸之力田季公謝不能
畊請握算以當什一遂用居息致富馴致阡陌相連

顧不自居其饒舉宗待之爲緩急疏屬有亡子曰泰
富倍母出亡則逆其母何媪養于家求諸境外歸其
亡子卒授之業養母終身疏屬有無告子曰萬員閔
焉無以糊其口季公嘆曰夫夫亦人子也胡爲乎瘠
於溝中引而子畜之食教婚娶如嫡及中道歿哭之
哀視其二孤亦猶乎子之子也歲大水里中沉寃多
餓人乃操舟載糒就而食之率賴全活里有喪不能
殯輒給之衣棺里中從而貸母錢薄其息度不能入
輒折券焚之季年喜賓客每出供具必充庖舍芻爲
園樹脩竹客至則相與席美蔭以奕行觴嘗曰吾即

不能以千畝比封君直以吾竹當歲之仂吾園當夫之餘耳季公少從范受室推轂就業居多范舉丈夫子萬清納葉氏婦不宜子置側室何氏舉子三長珍籍縣博士次瑄即令君次珙及女一人繼室以夏氏舉玠殊幼季公老而喜讀史每至治亂成敗輒掩卷太息顧語諸孫有國且然何論編戶比病革而遷正寢子帥諸孫受遺言季公正色曰而翁雅言而習聞之矣惟世守忠信庶毋墜家聲命諸孫曰古之命儒賢聖可跂而及也爾曹從儒生後顧力學何如即賢聖不可睇第恂恂毋負逢掖而翁瞑矣彼儻然而來

者力不逮也爾曹聽之季公生成化戊申十二月二十六日歿嘉靖戊午六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一云其葬得某山之陽吉土也今茲墓木拱矣令君屬不佞表之竊惟季公不階尺土而埒素封卑程卓猶役僕耳至其張弛闔闢疏戚誦義無窮則陶朱公鴈行矣藉第令有土不亦恢恢乎哉當世之起白屋避素餐者其心罔不在民久之便宜不講膏澤不流則其所由來者濺濺也令君食舊德以新吾邑要自季公波及之邑人幸有事于其故丘曾無異於岷山積石即若堂若斧無庸子來不佞方困采薪願操一簣爲

令君役

明故舒母章孺人墓表

餘干舒氏章氏並著城西南世婚媾故廣西按察使章公書舉正德甲戌進士孺人父也而孺人中子司理亦以今甲戌起家先是舒興寧女於章按察則其外孫也而舒長公從按察受室司理亦其外孫云不佞居子舍中廢著述久矣司理幸而語不佞某倍毋者十有七年口澤具存無能萬一報毋地下惟歷岡之墓在願抵司馬表之不佞聞之長公孺人之孝友慈順蓋天性也初按察守順慶孺人從會大雩按察

累月屏肉食孺人亦爲之舍肉即父命不敢嘗當是時孺人生十年所耳郡大疫母江淑人病且深按察戒孺人母前已屬二三媵女代汝矣孺人泣曰母在與在母亡與亡與其倍母而生寧歿母所母口噤躬進勺飲執熱甚躬汲井水沃之四挾日而母平孺人力也寵人趙姬幸按察孺人謹事之淑人則以其齒與若相當何自下孺人謝曰父愛則愛犬馬且然如之何其藉母資而事如母者不謹按察三丈夫子孺人怡怡然弟之從弟蚤孤視諸弟有加愛比諸弟在外傳孺人奉母命日程功其後並有聲諸生中伯季

逋顯矣淑人病未已則以家乘授孺人按察居郡七年孺人主俸入殆千計及既受篚悉歸二親比有家竊自比桓孟長公母樊孺人早世而母黃母萬皆繼也孺人逋奉之廩廩卒未嘗失姑驩舅右次公割生業多腴者長公亦既安之矣佯以後言餽孺人孺人諷曰妾嘗以父故下趙姬人或以爲近禮乃公以父故厚叔固當長公曰善甲辰乙巳歲惡穀價高孺人力贊長公發倉勿因歲以爲利故所畜二三媵女且長漁色者將以重幣卜之孺人悉爲之擇良家終不以其故而納漁者幣邑俗尚鬼小兒患痘疹者率用

牲孺人息子五人愛之甚每痘疹作第求醫藥終不問機祥即有他虞卒無恙長公程督五子分授五經執贄受餐悉出孺人部署日夜戒諸子爾曹第毋負章甥辛酉春孺人病迄冬十月而革則以下旬之一日正考終距生正德丁卯秋九月哉生明享年僅五十五五子長邦仕次邦傳次邦儒即司理次邦儼次邦傳補縣諸生諸子婦長陳繼韓次湯繼陳次周即配司理次湯次張皆閭右族長公樹孺人墓歷岡山南之田歲月日時皆癸亥山形如夫容出水其兆則房中負癸抱丁於法吉司馬氏曰女德不聞於梱外

即彤史不得其詳古昔在公宮則視其所生在中饋則視其所主在庭內則視其所舉三者皆其所從者也孺人之父則按察夫則長公子則司理故其於女爲孝於婦爲順於母爲賢重以長公之言有徵表可已表可已新安故多訟而司理方以無害得民異日者表孺人而章之則有天子之譽命不佞之言無庸也

明贈文林郎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滎河張公暨贈孺人伍氏繼孺人王氏合葬墓表

御史君按部江南則廷尉元美不佞道昆咸冒宇下

不佞方病毀御史君紹介而命之孤一鯤無良無能
蚤貴以逮父母比襄大事無能徼不朽于九原盖丹
氏棄孤孤困家食無祿先公即世孤困公車奄未及
祥孤喪後母奉先公遺命而亟從事合葬翼龍山陽
迄今十年墓木且拱顧未志未表德善之謂何孤藉
先靈越在南國幸二大夫在願抵廷尉志之司馬表
之頃之元美志成不佞敢不力疾應命在志張氏世
家定遠處士福生贈御史公引永平里中公幼受博
士經習近代名家書法無何病視非舍業幾喪明公
篋書嘆曰昔人不忍廢一手以攫國君吾目安可廢

也遂舍業務孝弟力田處士固饒中道而火家人產
公喪母弟耀業以獨子承家處士季年舉庶子二將
割公故腴爲鼎足囁嚅嘗公公欣然曰微大人言引
固且請割遂三分之而受其瘠心安之公父母春秋
高並病肺不寐公宵衣侍臥起蓋不寢者垂二年居
父母喪哀毀如禮公既當室庶弟愷僅九齡恒三齡
人且卯二庶而殂之賴公卒保無失公故不任格酌
中歲雅從酒人游游輒飲飲輒醉醉輒擊節歌古詩
嘉陵江自天漢來甕閭果而盤邑里公舍江上取王
子方語署曰縈河邑人不復字公子升亟稱縈河公

矣公受室于伍系定遠繼室于王系南充三氏著聞
中若屈昭景伍太學臣故多息善閱人目六女而右
贈孺人目二男而右博士賜嘗私語曰非直二息良
也其後必昌孺人歸公公所就業且廢孺人壹以孝
慈順正當梱內舅姑夫子宜之息子三息女一伯子
爲散官一鶚仲即御史君季以特恩貢澤宮爲一鶴
子壻爲縣文學章尚志皆冕衣裳諸孫肇淳肇隆肇
熙諸孫壻王寬王憲明李敦叙皆章甫逢掖而賜子
騰舉鄉試騰子大年始復姓田氏侍掖垣二姓勃興
徵諸太學之言信矣孺人年五十五以甲辰終居二

年公不欲繼媒氏以爲請公難之必得門第如贈孺人而後可王有兄繼宗官都給事有弟續宗官尚書郎有姪用楨官御史銳官縣大夫門第匹矣既逆婦公復難之必得質行如贈孺人而後可王視諸子如子視諸婦若宋若席若周如婦長諸孫如孫質行匹矣王年七十四以丙寅終甲子則公考終年六十八蓋後贈孺人者二十年先繼孺人者二年公彌留執御史君手訣曰吾且大歸庶無遺憾于人世第不及爾成進士不及爾營首丘吾嚙嚙耳歲庚午合葬禮成越明年御史君始第歷八年巳卯 上覃 兩宮

恩贈父文林郎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毋孺人矣嗟
乎使公不輟故業宜必于其身成名夫何竢于後使
御史君及時起家宜必于其親受 命夫何竢于今
顧早暮不相謀淹速不相待命也乃今公無憾矣御
史君猶將釋憾而藉手兩生假令爲琬增美爲袞增
華不佞安能爲役要以上之抗直言爲邦司直下之
奉三尺爲民司命其惟御史君斯其貽父母令名即
譽命不啻也惡用表惡用不佞爲哉

太函集卷之六十一